

蝉声迟到的夏天

□秦培红

树梢还没有蝉。立秋后的蝉，才叫得响亮。”

母亲的话像老农指出稗草般精准，使我的声音瞬间弱了下去。

阳光在稿纸上凝固成琥珀色。望着母亲布满褐斑的手背，60年前她数瓜子的模样忽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——那时，她的指纹尚未被岁月磨平，每粒种子的饱满与干瘪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

原来，节气早已刻进母亲的骨血，连文字构筑的幻境都能被轻易截破。

母亲从未握笔发表过一篇文章，却比有些作家都更懂时令的奥秘。她记得麦芒刺破晨露的瞬间，知晓井水何时泛起凉意，甚至能从晚风里嗅出三日的阴晴。当我在键盘上敲下“蛙鸣燥热的夏天”时，她正站在阳台，用满头银发丈量着季节的更迭。

我精心编织的文字，在真实的节

气面前出现了裂痕。那些被修改的细节，就像瓜瓢里未熟的籽粒。母亲用布满褶皱的记忆轻轻一揭，华丽的修辞便坠入泥土——蝉鸣，本就该在立秋后登场，正如真正的甜蜜，需要时间的沉淀、光阴的酝酿。

此刻，母亲戴着老花镜，逐行检视文稿。龟裂的指尖抚过字句，恍若当年轻抚临盆的腹部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一种书写比文学更永恒——她皱纹里藏着晨昏线，骨节里嵌着农历节气，井水浸透的夏日记忆，是岁月最郑重的落款。

稿纸翻动的沙沙声，与窗外迟来的蝉鸣渐渐重叠。我终于懂得，有些故事注定无法完整书写，就像母亲总能在瓜瓢深处尝到我尝不到的岁月滋味。生活的针脚，远比文字细密，那些被更正的时令误差里，藏着她未曾言说的半生风霜。

麦香里的乡情

□秦世江

距离小满节气还差两天，我在乡下种的两块共一亩多地的小麦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收割、晾晒完毕。地块虽小，但盛满了乡亲们的深情厚意，令人感动。

自去年种下小麦后，一冬无雪，今年春天也没下过一场透雨。但凡长势好的麦子，皆是乡亲们辛勤灌溉的成果，有的地块浇了三遍，有的浇了两遍。经过浇灌的麦子成熟稍晚，但产量颇高。而我种的麦子因未曾灌溉，临近小满节气就已干旱得必须尽快收割，否则麦粒就会被风刮落，难以收储。

前些年，我开垦的荒地周边是两个弟弟的责任田，他们耕种、灌溉时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一声，有时还会帮我浇地、收割。后来，他们将地流转给了种粮大户。起初，我也与那位种粮大户商量，想按半价将地流转出去，但人家没答应。一是因为地块太小，使用机器作业多有不便；二是地下有石头，容易损坏机器。无奈，我只好继续耕种。

麦子急需收割，可我和老伴都已进入耄耋之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孩子们都在市里工作，我只好找本村有收割机的小担帮忙。一开始，小担有点为难，他觉得那点儿地离村子远，单独去收种不划算，更重要的是路不好走。

确实，通往其中一块地的路有300余米长，不但狭窄，而且一边高一边低，荒草丛生。我和老伴每次经过都得小心翼翼，即便如此，还是连车带人翻倒过三次。小担为人善良，见我们老两口实在为难，便答应第二天下午来帮忙收麦。第二天13时许，我接到了小担的电话，得知他准备开着收割机前往。我和老伴匆忙放下碗筷，骑着电动三轮车赶往地里。等我们赶到时，小担的收割机已开进了田里。原来，他是从邻村专程赶回来的。走那段路况不好的路时，他为了不压坏路边别家的麦子，一点点地挪过去，着实费了不少周折。

一亩地的麦子，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，很快就收割完毕。收完这块地后，小担二话不说就开着收割机前往另一块地。那块地收割机同样不好进，他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，小心翼翼地开了进去。由于地块实在是太小，收割机难以转弯，他就倒车，一垄一垄地完成了收割。

麦子收割完，小担本可以前往下一家了，但他没有急着离开，又帮我们把麦子运回家，倒在大门口摊开晾晒。那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，即使什么也不干，站在户外一会儿就汗流浃背。14时了，他还没吃午饭，我和老伴邀请他到家里吃饭，却被他婉拒了。

傍晚，我们要把晾晒在大门口的麦子弄进屋内，邻居和亲友见状都赶来帮忙，有的拿扫把扫，有的拿铁锹拢。人多力量大，不一会儿，200多公斤的麦子就全部被运到屋内了。邻居荆梅笑着说：“这点活儿不算啥，你们年纪大了，以后有啥事说一声，我们帮你们干。”其实，每次回到乡下，邻居和亲友见到我们，都是这般热情。

麦浪翻滚，麦香四溢，但比麦香更浓郁的，是这淳朴而温暖的乡情，每每忆起都让我感动万分。



午后的斜阳透进窗棂，稿纸上的油墨仿佛洇了水，氤氲出朦胧的光晕。我笑着将母亲孕期买瓜的故事逐字念给她听，85岁的她却像个羞涩的少女，嗔怪道：“写那些做啥？”

然而，读着读着，温热的酸涩突然涌上喉间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我不由得含泪哽咽，字句如同瓜子卡在齿缝间，难以顺畅吐出。

“那个蝉鸣燥热的夏天……”

“那时候有蝉鸣？”母亲突然打断我，枯枝般的手指轻叩藤椅扶手，浑浊的眼瞳忽地亮起，仿佛枯井中跃出一尾银鱼，语气笃定，“甜瓜熟透时，



流金岁月·大地谱线

张轩铭 摄

我的高考

□温有才

1980年7月，两年艰苦的高中生涯终于画上句号。高考前一天下午，在高中任教的表舅哥来学校看我。他手中提着一包用黄草纸裹着、深褐色纸绳捆扎的白砂糖，站在操场边叮咛：“这几天要是实在撑不住了，就吃几口这个顶顶饥，提提神。”说罢，他又摘下手腕上的手表：“这个你戴上，考场上好把握时间。”我看了一下，考场上好把握时间。”我看了一下那块手表，心中满是犹豫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一旦丢了怎么办？于是，我连忙推辞：“不用，考几年试了，时间我能把握。”

表舅哥思索片刻后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考外语时，遇到不会的别着急，英语有些发音与汉语拼音有点像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便匆匆与他告别。

我所在的考点，是县城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学。教室阴暗潮湿，所谓的课桌，不过是架在土坯砌成的墩子上的水泥板，而凳子就是农家常见的小板凳。

7月7日上午考语文，这不是我

的强项，我吃力地答完了大部分基础题。当看到压轴题——作文《达芬奇画蛋有感》时，我脑袋着实蒙了。我绞尽脑汁思索良久，可脑海中依旧没有半点灵感。当时天气炎热，我汗流如注，卷子上留下了几滴汗渍，心想：改卷老师看着这分辛苦，能给点分就行吧。

化学、数学、物理均是我的强项，答题颇为顺利，也都按时交了卷。然而，走出考点和老师交流后，看到他脸上并无悦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自己轻敌，在考试中犯了大错。尤其是物理，最后一题本已答完，我又画蛇添足，无端丢了分。唯有政治考试峰回路转，拿到卷子一看，我心花怒放，试题大部分都是老师画的重点，而且考前三天我又突击背诵了一遍，这下全派上了用场。这意外之喜，让我至今对恩师满怀感激，难以忘怀。

高考结束后，我在紧张又忐忑中等待着成绩。突然有一天，村里派人通知母亲，说：“县里来电话，让你家孩子到县一中看高考成绩。”我是如

何到的县一中，现在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见到同学们时，大家没几个高兴的。老师告诉我，我的成绩比本科线高了不少。后来，表舅哥又找到我，说：“你的成绩我早知道了，不算理想，但肯定有学上。你有什么想法？”“家里太穷，不管什么学校，能走就行。”表舅哥斟酌后说：“我建议你学医。前几年，家人有病，到处求医，实在太难了。另外，医生受人尊敬，以后也不愁没饭吃……”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
表舅哥考虑到我身体单薄、家境不好，担心我到外地求学水土不服，于是就帮我报了省内最好的医学院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村里又派人通知母亲：“县里来电话，你家孩子考上大学了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街坊邻居也纷纷前来祝贺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每当忆起那段高考时光，我有时仍感到痛苦。这种痛苦，或许是因为对当年的轻敌和粗心耿耿于怀、心有不甘吧。